

城里城外

李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小说

李富 著

城里城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里城外 / 李富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2
ISBN 7-5059-3089-3

I. 城…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IV.1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 第 39754号

书 名	城里城外
作 者	李富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王东升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4.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089-3/ I. 2337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简 介

《城里城外》是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李富创作的长篇小说，全书三十多万字。

作者以超前的意识，细腻的描写手法，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描述了油城青年女工冯燕与农村新兴企业家马继明曲折、奇特的恋爱故事。反映了城乡青年男女的婚姻流向已不像过去那样：农村的漂亮姑娘，为了贪图城市舒适的生活，就算找个残疾的、年龄大的男人也要往城里嫁，而是城里的漂亮姑娘向往乡下富裕的田园生活心甘情愿地嫁给农村小伙子。小说揭示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城乡青年男女的理想和婚姻观念，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农 民 心 语

大鼓打得响起来吧，
震颤了城里人的心。

大秧歌扭得浪起来呀，
最美还数咱屯子人。

小日子过得火起来吧，
地垅沟的豆包也能变黄金。

村哥儿们帅起来呀，
不信他城里姑娘不怀春。

序

马仁和老汉家的楼房，坐北朝南，同采油矿的楼房扯成了一条线，坐落在萨葡公路的北侧。楼房不高，小二楼红砖墙，白灰勾缝儿，水泥板压顶，楼房前后各有一个大阳台，门庭上还用水泥板探出一块长方形的雨遮。楼房框架基本上没改变旧时北方有钱人的式样：前出狼牙后出梢。门口的台阶有六级，比正常的楼房台阶要大的多，望眼看上去像山区的梯田一样，楼房四周是方形的大院套，墙高过人头，墙的地基是用石块砌成的，墙的上半部用水泥预制的花框，院门是椭圆形的月亮门儿，院门两侧墙上都有构图，左面墙上是一辆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牵引着一辆康拜因（脱谷机），右边是一辆日本进口的五十铃形状的大卡车和一辆小卧车。院内的地面是一色的人字形红砖地。月亮门的对面就是萨葡公路，楼后面还有一个小角门，正对着碧绿湖，大约要走出两公里多的荒漠盐碱地，就到了碧绿湖岸。碧绿湖方圆约四平方公里，湖中间是去年落成的一座大型转油站。湖边浅水区域生长着稀稀疏疏的芦苇，靠近岸边通往转油站的道路两旁，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蒲草。

马仁和家左侧是采油矿的办公大楼和单身职工宿舍楼，再

沿着公路向左走，便是杏南采油厂。右侧是同岗村，村子以萨葡公路为中心，村中居住着四百余户居民，在这村中一片片土窝子一样的干打垒、土坯房中间，很明显的是几栋类似马仁和家的小二楼。

马仁和的家是个买卖世家。在旧中国，马仁和的父亲马永昌，独身一人闯关东，据说是冒着生命危险，从胶东的蓬莱地区摇着小舢板船来到了哈拉赶兔（同岗村的原名）。在这个村子落下脚，便开始了倒卖猪毛、猪鬃、羊毛和羊皮的生涯。

就在马永昌来到哈拉赶兔的那年冬天，天降罕见的暴风雪，大雪遮天盖地的吞没了碧绿湖，吞没了整个松辽平原。一个个村镇，望远看去，看不见房屋了；一个个土窝子、地荫子、马架子（马鞍形的房屋），被暴风旋来的大雪覆盖住，积起了一个个小雪山。两天两夜的暴风雪过后，太阳刚刚把金粉撒在大地上，蒙古族老猎人乌兰荣旗，就将屋外边的雪扒了个洞，像狼一样从洞里钻出来，到碧绿湖狩猎，在追赶一只受伤的黄羊时，一脚踩翻了埋在雪里的猪鬃筐，接着又把马永昌从雪里扒出来，乌兰荣旗认出这个本村的山东大汉马永昌，他将耳朵贴在马永昌胸前一听，觉得他的心脏还有点微弱的跳动，便把他背回家。

老人穿着皮梦逮的脚刚一迈进家门，就急切地喊叫女儿：

“荣荣，快把炕上的被子铺在地上。”

荣荣忽闪忽闪地眨巴着吃惊的大眼睛，愣愣看着父亲背着的人，他两个眼睛闭得紧紧的，一张脸像白纸一样，两条胳膊直直地搭拉在父亲的胸前，头向父亲的左肩膀歪着，她也认出此人是边外（东北人称内地人为边外）人马永昌，急忙爬上炕拽下一条被子，手忙脚乱地将被子铺在地中间。乌兰荣旗老人跪下一条腿，将马永昌放在被上，解开马永昌的衣襟，为他脱

去上衣，又喊荣荣：“快去到院子用木盆收盘雪！”

荣荣拎着木盆跑到院子里，很快收回了一大盆雪，放在赤条条躺在被子上的马永昌身边，她的脸像被打了一般羞得绯红，急忙放下盆子就跑到院里静听屋里的动静。

乌兰荣旗老人从盆里捧了两捧雪，放在马永昌胸前搓起来。

荣荣在屋檐下等了有一支烟的功夫，将屋檐无数根冰溜子都掰下来，用脚跟磨成碎末，也没听到屋里有什么声音，正在她为马永昌担忧的时候，听爸爸又在没好声地叫喊：

“荣荣，你死到哪去了，你这个没心肝的东西，快再给我收一盆雪！”

荣荣听到喊声，急忙走进屋去，侧着身子去取盆，她见马永昌下身由白变红，像是刚从地里拔出的大萝卜，上身还是血色不多，胸部有了微弱的起伏，身上在升腾着一团困水蒸气，身下是一汪汪雪水，父亲那双又黑又粗的手被雪水泡掉泥的手指肚，又红又白，指甲处仍存有一条黑线儿。

乌兰荣旗老人见女儿侧着身子取盆，心里十分不高兴，他把盆子往荣荣跟前猛劲地一推，没好气地骂道：

“有什么可害臊的，他是要冻死的人了，你不帮我抓紧时间救活他，还有时间跑到院子里去玩，真他妈没心肝肺。”

荣荣是个倔犟的姑娘，生就了典型的蒙古人性格，听父亲这一骂，委屈的真想把盆子扔下不管，但又考虑爸爸救人心切，又是一片好心肠，看看马永昌还处在生命垂危状态，她的心立时又软下来，回身拎起木盆，又跑到院子收了第二盆雪。

荣荣放下盆子，生气地看看爸爸黑黑的一点笑容也找不到的脸，抓起一把雪就为马永昌搓脸。

“去吧，我自己搓就行了。”乌兰荣旗老人见女儿被雪冰的红肿的小手和那手背上流脓的冻疮，又开始心疼女儿了。荣荣像是在同爸爸赌气，就当没听爸爸说什么，接着把一把一把地搓起来。开始搓时，她的两只手被雪冰得像一根根水萝卜，等她搓了几把之后，手就开始痒起来，就像有多少只蚊虫在吸吮她的血。荣荣为马永昌搓完脸，又为他搓手和脚，帮着爸爸给马永昌翻身。等她第三次收回雪之后，早把羞臊的心扔在院子了，进屋抓起雪和父亲一样搓起来。

马永昌终于逃出了死亡线，他先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随着就开始哼吟起来……半个月的时间，马永昌在蒙古族老人和女儿的精心护理下，他能自己下地走路了，这次大难不死的惟一损失，就是掉了左脚的五个脚指头和右脚的一个小脚指，很快就恢复得和常人一样。

乌兰荣旗老人没有让他再回他的马架子，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亲儿子，马永昌自然感恩老人和荣荣，他把老人认作自己的父亲，自然也就把荣荣视为自己的亲妹妹。

这一家两姓人相处的十分和睦，生活虽然不富足，倒也很幸福。

老人常带着马永昌和荣荣去湖边打猎，老人在前边跑，他小鸟一样随着老人身后“飞”。有时，他俩到湖边去打野鸭子和水鸟。他俩很快就混熟了，老人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思，成全了这对年轻人，就让这个山东大汉和自己的女儿按照蒙古的礼节，在村里举行了婚礼。

村里人帮他一家重新盖了一座马架子，马永昌自己又隔成了一个独门独户的庭院。

马永昌成就家业，做生意更勤奋，他每天继续早起晚归卖

猪毛、猪鬃、羊毛和羊皮。乌兰荣旗老人仍旧天天扛着枪，腰里围系着枪砂子出门打猎。荣荣呢，她两下忙，有时同父亲去打猎，但大多数时间，去帮助马永昌贩卖猪毛、猪鬃、羊毛和羊皮，她还担起了全部家务，一家人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一年过后，荣荣的肚子开始大起来，有一个小生命开始在她的腹腔里蠕动。荣荣高兴得一天到晚哼哼着自编的小曲儿，马永昌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荣荣要帮他出门做买卖，他硬是不许她去，让她在家里呆着。他每天出去做买卖几乎是放小跑，做完生意就往家奔，趁乌兰荣旗老人出外打猎的空儿，将荣荣抱在自己怀里，亲她那光光的额头和粗硬的头发，亲她那像葡萄一样黑的、微微上挑的、野性的眼睛和睫毛。他还解开荣荣的衣襟，将耳朵贴在荣荣的肚皮上，听小生命蠕动的声音。

乌兰荣旗老人知道荣荣有了身孕，更是喜上眉梢，他笑着哼哼着，对马永昌和荣荣说：

“这回我乌兰荣旗家族，可算有后生接香火了。”

乌兰荣旗老人不在碧绿湖边狩猎了，他每天都扛着猎枪，到远离同岗村的、没有人烟的老虎岗去打黄羊、野鸡和大雁。他想，多打几只黄羊，给荣荣做个新的皮褥子，多打几只野鸡、大雁，让荣荣吃肉补身子，还可以用毛给外孙做个大毛垫子。

荣荣生产了，难产。

荣荣是在碧绿湖岸边生产的。

就在荣荣生孩子的那天，天刚麻麻亮，乌兰荣旗老人就起来往弹壳里装枪砂子，足有两刻钟的功夫，就装了二十多筒，然后把弹药系在腰上，扣好皮带后，往下拽了拽衣襟，弯下腰

紧一紧麻布鞋带，又从炕上拿起烟袋，往腰间的皮带里一插，走到炕对面的祖宗牌前，烧了三炷香，倒身拜了三拜，起身用黑手掌揉了揉红红的鼻子，便扛着猎枪走出了家门。

老人绕过碧绿湖，一直向老虎岗方向走去。走了大约有三公里路，在瞎瞎子沟的土岗子上，迎面碰到了一只腿窝褐色的老狼，老狼身上一团团的长毛还没有脱掉，它穿过生满芦苇的泥泞沟底，一面滑着把身子伏在地上，一面迅速地向老人扑来。

乌兰荣旗老人见狼来势凶猛，急忙顺过身后的双筒猎枪，审视着狼的动作。但是，他没有马上扣动扳机，因为打狼的经验他十分丰富，他最清楚打狼不能迎面打，如果第一枪打不到致命之处，狼会顺着枪声扑上来和人拼命。

乌兰荣旗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四周没有一棵树木，光秃秃的黄土包，找不见一块合适的地方做掩体。无奈，老人急切地把身子卧下来，以缩小狼攻击他的目标，把枪口对准眼前的猛兽。

老狼见老人卧下来，两只尖尖的耳朵往前动了动，迟疑了一下，很有弹性的摇晃着，又一闪身跳上了它身边的一个小土岗，用和乌兰荣旗老人同样的眼光对视着。

乌兰荣旗老人透过眼前的蒿草缝隙，竭力想仔细看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两耳充满了迎面风的尖叫声。老狼把头往下缩一缩，“噌”地一下，从十几米远的土岗上，向乌兰荣旗老人扑过来。

乌兰荣旗老人虽然打了一辈子猎，是枪响就见物的猎手，但对老狼的突然袭击，心里没有准备，也容不得他找机会瞄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抠动了扳机，“噶”地一声枪响，一筒枪砂都糊在老狼的前腿上，一条麻杆一样纤细的腿，当即被打

断了。

老狼挨了这一枪，“嗷”地一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霎那间它从地上站起来，张口露出那锥子一样尖的牙齿，死命地咬去打断的那条腿，然后，它把头顶在地上，又“嗷、嗷、嗷”地叫了三声。

乌兰荣旗老人知道它这一举动的动机，是呼唤草原上的狼来救援。他又一次抠动扳机，只听“啪”地一声铁与铁的撞击声响后，枪筒的砂药没能打出去，乌兰荣旗老人知道碰上了哑炮，再重新装枪已来不及了，眼看老狼扑过来，大张着血口，向老人的喉管咬来，他伸出铁钳一样有力的黑手掌，紧紧地钳住老狼的脖颈，把狼实地摔在地上。他麻利地把老狼的脑袋狠狠地踩在左脚上，用五个手指头攥住狼腿。在手底下竖起来的动来动去的硬毛里面摸着了狼的喉咙管，迅速地用腰刀割了一下，血“哧”地一下从喉管里溅出来，野兽在垂死中，咬得牙齿咯吧咯吧响，像是在向老人发恨，“今世死在你的手里，等来世或者等我的同伴为我报仇雪恨。”狼的一条后腿笔直地向上竖起。

乌兰荣旗老人眼见四肢抽搐已经死去的老狼，收了刀子，从狼脚踝骨上拽下一团乱毛，擦一擦刀刃上的血，刚要站起身，他忽然觉得自己头骨两颊，像钉进了两颗大钉子，“嗡”地一下便失去了知觉。

又一只老狼从他的身后扑上来，一口咬住了乌兰荣旗老人的头，紧接着后面赶到的几只饿狼，也都扑上来，将乌兰荣旗老人撕咬的粉碎。

这天，荣荣起床很晚，太阳已经爬上一杆子多高，她才从鼾睡中醒来，伸手摸一摸身边的被子，被窝里又空又凉。她

想，马永昌一定起早做买卖去了。她又连声喊了几声爸爸，整个屋里一点回音也没有。荣荣笑了：“人家都起大早办事情去了，可我睡得像死狗一样。”她想着又感到有点自愧。“他爷俩儿肯定连口饭都没吃，我要是早起为他俩做口饭吃该多好。”

荣荣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从炕上坐起来，看一看自己圆鼓鼓的大肚子，真有半个面袋子大小，靠近肚脐的地方，从心口起很明显地有一道黑线。荣荣听人说，女人怀了孩子，如果肚皮上出现这样的黑线是男孩。荣荣自从怀孕四个月时，就看见了这条线，真就像生了个男孩似的高兴，她几乎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这条黑线是不是还在肚皮上。她用胖得像小面团一样的小手，开心地摸了摸这条线，当她摸到小腹时，里面的小东西，像同她在逗着玩似的，也不知用小手，还是用小腿，在她手摸的地方顶起一个小包。

荣荣禁不住地“咯咯咯”地笑起来，她抬起胖手轻轻地照着鼓包的地方拍打一下说：

“小东西”你真是个坏小子，都怨你，要不然我就同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姥爷出门啦，最起码我也能早点起来，为他俩做口饭吃。

荣荣捧着肚子从炕上站起来，穿上了衣裤，叠好了两床兰地白花的花被。她来到了外屋的厨房，用一只手拽开厚厚的、上面镶有两条木带的柳木锅盖。探头向锅里瞧瞧，她看到了黑黑的锅底，一小汪儿昨晚存下来的刷锅水，已经生出了桔红的铁锈。锅内阴冷冷的冷气，夹杂着铁锈味和剩饭剩菜的酸臭味，扑面向上升腾。几只被惊飞的蝇子，绕着她的脑袋，“嗡嗡”地叫着不肯飞去。

荣荣回手将锅盖上，摇摇头，长出了一口气，从灶坑门口抓起一把毛草，用火柴点燃。而后，把锅台板一个个地掀开，

把火放在四处奔逃的蟑螂堆里，烧的蟑螂一个个肚子鼓鼓的，咯嘣咯嘣地爆响，有几只爬上墙的蚰蜒，也被荣荣用火燎下来，卷曲地落在锅台的火堆里。荣荣又到院子里打开鸡架、鸭架门，抽开猪圈门的挡板，她抬起头来眯着惺忪的眼睛看看太阳，时间已是东南晌了。

荣荣屋里屋外收拾一遍之后，吃完饭也就中午了。

她懒洋洋地伸个懒腰，吃力地爬上炕，很疲倦地伸直两条腿，斜靠在被子上，很快又睡熟了。荣荣睡了约有半小时，她“啊”地一声叫喊着从梦中惊醒。

荣荣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见爸爸打开院门踉踉跄跄地走进来，看不清脸面，低垂着头，腰间的火药筒也没了，腰里系着的皮带也不见了，破旧的羊皮袄，变成了开花棉袄，裤子和里面贴身的黑布衫，也被什么撕的一条一条的，浑身上下血糊糊的。

老人家一进院子就喊：

“荣荣、荣荣……”但是，就是不肯进屋。

荣荣打开房门，跑上去扑进父亲的怀抱，她扑了个空，实实在在地摔倒在冰冷的地上。荣荣抬头看看，见爸爸躲在院门的一边，照旧头不抬眼不睁地站在那里。

待荣荣从梦中醒来时，她的脸颊滚动着一滴滴汗珠，身上的汗水已经浸湿了内衣。

荣荣哭了，她哭的是那样伤心，仿佛是她真的死去了父亲。她希望刚才做的梦就是梦，真怕父亲遇到什么不幸。

荣荣在炕上坐了一会儿，眼睛痴呆地望着墙上贴着的老寿星画。

她再也等不及了，便从炕上爬下来，走到院子里，隔着秫秸帐子往碧绿湖方向望，在来往稀疏的行人中，搜寻着自己的

父亲。她把脖子望疼了，眼睛被风吹出了泪水，也没能望见父亲归家。

这一天，她从中午起床到院子里望父亲，她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也不知转了多少趟，直到太阳变得像火炉燃烧的焦炭一样红，还是没见亲人的面。

荣荣不想再等了，她哭了，哭的眼睛红肿起来。她走出院子，没有关土院门，鸡鸭叽叽嘎嘎地叫着，也随她跑出了院子。

荣荣吃力地爬上房后的土岗，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碧绿湖方向走去，一直走到碧绿湖的草垛旁，她看见迎面走来了马永昌，才停下了脚步。她看见马永昌身后背着爸爸用了一辈子的老猎枪，手里拎着沾着血迹的弹袋和皮带，脸上挂满了泪迹。她的头像挨了一闷棍，最怕出现的事还是出现了，她只觉得天昏地暗，眼前一片漆黑，肚子像撕裂一般疼痛，像吞了金块一样往下垂，她没有气力再坚持站立了，便一头栽倒在身边的碱草垛上。

马永昌紧跑几步想扶住她，但迟了一步没扶住，还是眼看她倒下了。

“你怎么啦？……”

荣荣歪着那不听话的嘴唇，沙哑地说道：

“疼死我了。”

“爸爸被狼咬死的事，是哪个混账告诉你的？”

“你别骂了，永昌！……哎呀！……哎呀！……快抱我回家吧……唉，我在这儿怎么行？”……荣荣哼哼着，她的肚子像被铁箍箍住一样疼痛。

马永昌弯腰将荣荣抱起来，荣荣两只陌生的鼓出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盯住马永昌，她看着离家还那么远，觉得可能不等走

到家就要生产了。她哼哼着对马永昌说：

“永昌，怕是不等到家就生产了，把我抱到草垛那儿吧，我怕是到不了家……”她哼哼了一阵之后，用牙齿咬住衣襟，为了不让自己叫出声来，被远处的人听见。

马永昌按荣荣的意思，抱她向前面的草堆旁走去。

“哎呀，哎呀，别走了！……噢，要死啦！”荣荣用尖细的嗓子喊叫，披头散发的脑袋，在马永昌的胳膊上不停地滚动着。

任凭荣荣不停地喊叫，马永昌一声不响地向前走着。

荣荣用巴掌捧着腮帮子，另一只手紧紧抓住马永昌粗黑的脖子，把他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指印，荣荣大睁着被疼痛折磨得疯狂的眼睛，她的两条腿有时伸得像棍子一样硬硬的，有时像面条一样地甩搭着。

有一会儿，荣荣停止了那种连续不断的狂吼乱叫。荣荣不能自主的脑袋垂在马永昌的怀里。马永昌并没有理会突然出现的寂静，等他又走了一段路，醒悟过来之后，低头看了看，荣荣躺在自己怀里，变得弯弯扭扭，非常难看，汗水像蚯蚓一样，爬进凹下去的红肿的眼眶里。马永昌把她往自己的怀里掂一掂，缓一缓手，继续往前走。荣荣斜着眼睛看了看马永昌，坚决地说道：

“永昌，我要同爸爸一起死了，这样就剩你一个人了。”

荣荣说着又失声地哭起来。

马永昌觉得荣荣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只觉得身上阵阵发紧，就像一阵突然袭来的冷气箍住了他的全身。他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然，想要说上几句鼓励和亲热的话，但是又找不到这种话题，厚厚的嘴唇很生硬地冲出这样一句话来：

“别胡说八道！……”又走了一段路程，他的两只胳膊开

始酸痛起来，越走荣荣越像大石头似的往下沉。马永昌停住脚步，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抬起来向荣荣的腰部顶了顶，两手紧紧地抱住荣荣。像是在同自己说话：“荣荣，我的小命根子，……我不能没有你……”

女人产前的疼痛像战场上打冲锋、攻山头一样，一张一弛，是一阵一阵的。荣荣每次轻松了一会儿，再疼起来的时候更比以前增加了十倍。

荣荣只觉得渐渐向下坠去的肚子里有一个东西正在向外冲，她一会儿把身子伸的挺直，一会儿把身子弯成弧形，用无法形容的，越来越高的可怕的喊声刺激着马永昌，马永昌加快脚步，不停地向家里走着。

孩子生下来了，真的生在碱草堆上。

马永昌看看浑身是血的妻子，难看地仰着脑袋，下身还在流淌着殷红的鲜血，脸变得蜡黄，他摇晃着脑袋，眼光呆呆的，把一个哇哇哭叫的肉团子——早产的婴儿包在一件羊皮袄里，对荣荣说：

“我的荣荣，你坚持一下，我马上进村找个懂这事儿的老太太，帮你处理一下再回家。”

他跑进村子，一会儿真的找来了一个黑瘦的、两只眼睛向里凹陷的蒙古族老太婆。

老太婆见了荣荣，说她是“大流血”，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从死神手里把她夺回来了。

荣荣当天晚上，因为流血不止，也是因为把她的胸腔的血都流干了，子夜之后就死了。

老太婆可怜这个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的不足月的孩子，把他抱养去，喂他牛奶吃，过了一个月，等到认定这个黑脸蒙汉血统的孩子能活下去的时候，也给他起了名，大名叫马仁和，小